

高马得

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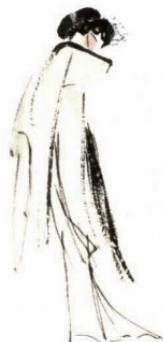
黄 冠

编

# 水墨

看马得画戏 听众家评说

# 粉墨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墨·粉墨：看马得画戏 听众家评说 / 高马得绘；  
黄冠编.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344-2655-1**

**I . 水… II . ①高… ②黄… III . ①中国画：人物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中国画：人物画—鉴赏—中国—现代 IV . J222.7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4677号**

**出品人 顾华明**

**作者 高马得**

**装帧设计 朱瀛椿**

**责任编辑 魏申申**

**校 对 赵菁**

**监 印 贲 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顺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mm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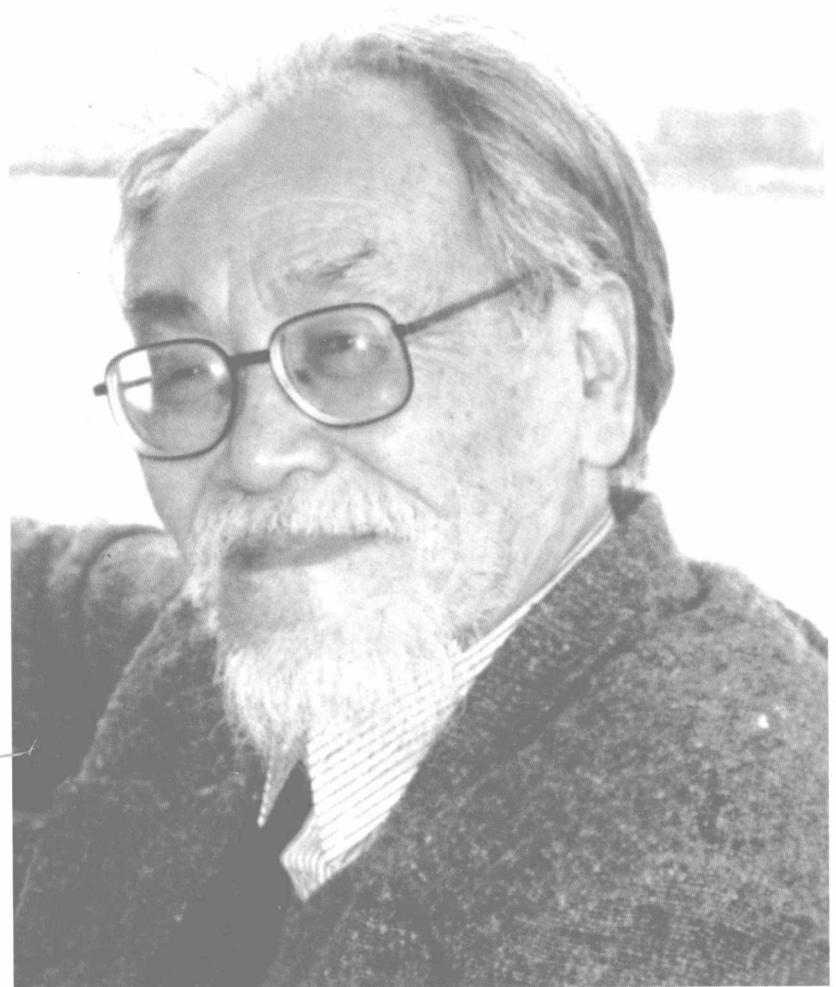
**印 张 6.67**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2655-1**

**定 价 48.00元**

**本社营销部电话 025-83248515 83245159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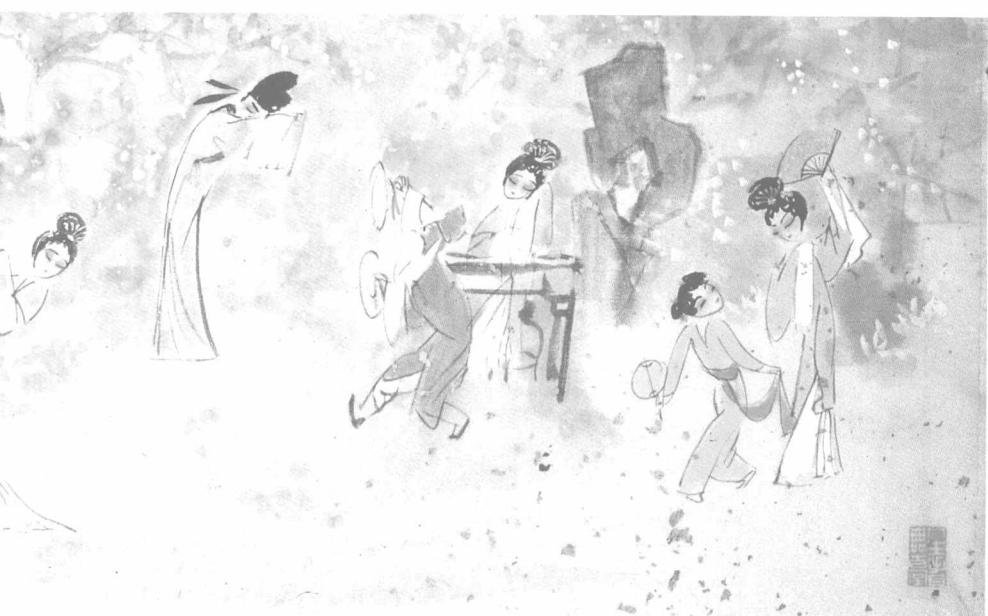
戏有戏魂，得抓住那个魂，还得找到一个恰当的表现形式，才能画出有精神的画。戏画不是剧照也不是速写，要琢磨出那形上之气。找啊找，有时找两三年都不一定找到呢。众里寻她千百度，不知哪一天蓦然回首，才看见它却在灯火阑珊处。

马得



夢鶯園遊

己酉年  
行





## 简介

高马得，1919年生，祖籍南京，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致力于漫画创作，其独具民族风格的漫画，为艺坛所重，获“中国漫画金猴奖”。

70年代创作出版了多册儿童读物单行本，在国内外广泛发行。1978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中心儿童读物图书奖”。

80年代入江苏国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攻戏曲人物画，尤其醉心于“百戏之祖”——昆曲艺术，以漫画夸张概括的笔法，描绘典雅的昆曲，表现出戏中人的柔美抒情、粗犷豪放、风趣幽默，创作了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出版画册、谈艺书籍数十种，作品在国内外展出并被广为收藏。

2004年出版《姹紫嫣红马得昆曲画集》，此书以国礼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6届世界遗产大会赠书。后该书在第6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评奖中获插图金奖。

## 前言

黄冠

欣赏首先要懂得。

马得老先生用的是传统的笔墨，画的是民族的戏曲人物。水墨、戏曲虽然是我们的文化瑰宝，但现在的年轻人大都对其敬而远之。

懂得，有时候很难，唱念做打、皴擦点染，这些内行看的门道姑且不论，单是那画中的戏曲人物，若要现在的年轻人道出来龙去脉，已非易事；懂得，有时又是那么简单，山间的樵夫也听得出高山流水。

马得老生长我六十岁。我不懂戏曲，在美术学院耳濡目染四年，也不知算不算懂绘画。得一位老师提携，介绍我去为马得老师整理资料。齐白石对明清画家徐渭、石涛、八大山人极为推崇，曾写道：“恨不出生前三百年，或求为诸君磨墨铺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去，亦快事也。”我能做老先生身旁的书童已然幸事，但陈汝勤女士却嘱我为这本书写点什么，或许是需要我在老先生绘画前的“童言无忌”，但我没有童心灵性。

第一次见老先生，深冬的一天，在他家客厅做客。十多起床的老先生走进客厅，看到我，友善地问：“你府上哪里？”他个子很高，胡子很白，笑呵呵的样子，有旧文人的气，老小伙的神。我回答得很没趣。

我喜欢老先生的趣。岁月沧桑，并未使其沉重，这个九十高龄的文化老头在南京高云岭的居处，悠然自得。倾心旧学，并未使其迂腐，倒更见思想的轻盈。耳畔，千百年的曲儿绕梁，丹青妙手挥，数百戏角儿舞。

老先生的趣，源于他旧文人方有的自然天真。陈汝勤女士嗔怪：“老是吹牛，每次让他写东西，答应得很好，纸笔都准备好了，又不写了。”这时，马得老先生一副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还有点聪明得意地辩解：“画要有画兴，写也要有写兴。没有兴，写了也白写。”老先生画速写是很勤奋的，速写本汗牛充栋，但创作的时候，却是无神不下笔。天才都这样。正因为如此，马得老先生的线条是律动的，有生命的。

中国戏曲表演有夸张表现、趣的一面，也有讲究形式感、美的一面。

我也喜欢老先生画中的美。老先生画的最多的是昆曲，画中多为长眉细目的古典女子，让人颇生情愫。我们远离了古典，但我们在骨子里还是会不自知地热爱着古典。

宗白华说，中国舞台表演方式和中国独特的绘画艺术意境相通。唐朝大书法家张旭观看公孙大娘剑器舞而悟书法，吴道子画壁请裴将军舞剑以助壮气，今马得老先生画戏，戏却有负于马得。提起马得，只谓他是画戏的大家，却很少知他画诸如乡村小品也同样见得到笔墨功力和文人趣味。

欣赏艺术的“懂得”，更确切的说法是“感知”。懂艺术，很容易流变为夸夸其谈，为天才下注脚，“画蛇添足”。欣赏需要天分，欣赏也是一门学问。在这本书里，读者可以用直觉观画，用理性感悟众名家的妙评。

于丹

从小爱戏，所以常常为着心中一段痴迷生出许多遗憾，譬如毕竟不能日日里管弦笙歌，每每戏散曲终时，怅惘就开始缭绕在心，排遣不去。不记得在多大年纪，偶尔见到几幅昆曲人物画，形散意在，寥寥几笔疏淡线条：杜丽娘梦断时分那一霎迷离娇嗔；小尼姑寂寞青灯下心不在焉的冥思情态；林冲一身夜行装束的悲怆无奈；李香君飞扬着水袖向后折下腰去，直如弱柳扶风，点点鲜红从额头飘落到扇上，点染桃花……我捧在手里，一时看得痴了，忽然间体会了柳梦梅“叫画”的心情，真切相信这些个人物可以呼之而出。看看人物画的作者，叫做高马得。

自此之后，有戏时候听戏，没戏可听的时候一边把玩马得先生的人物画，一边暗暗击节拍曲，直看得“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2006年8月，我确定了要讲昆曲审美的题目。中华书局大



众读物编辑室主任宋志军早早就为出书找插图，问我：“于老师，咱们用高马得先生的昆曲人物画，你看行不行？”

我大喜过望：“天呐，这哪是我说行不行的事？如果高先生同意，这是我多么大的荣幸啊！”

小宋马上给高先生打电话，告诉我：“老先生非常爽快，他看过你的《〈论语〉心得》，听说你要讲昆曲，一口就答应了！”

那一刻我真觉得爱上昆曲是我生命中一份美丽的缘定，怎么会有这么多人都在通力成全！

9月下旬，录完的节目紧锣密鼓赶制作，确定在“十一”黄金周播出。书稿的文字和版式基本都改好了，只等插图一配，10月末就出版。

突然接到小宋电话，一向少年老成的宋志军声音里全然乱了方寸：“高马得先生过世了！”

“怎么可能？！”我愕然得回不过神。

“是啊，怎么可能啊？！老先生和我通话时声音洪亮，怎

么突然就去世了啊！”小宋翻来覆去地叨叨。

总不能这个时候跟老夫人要插图啊！我心灰意冷，不知所措。不到一周之后，一向儒雅的宋志军竟然硬着头皮给高马得先生的夫人陈汝勤老师打了个电话，问问还有没有可能用高先生的遗作。陈老师一口应承：画你们尽管用，稿酬免了，书出来给我留五十本就行。

接了小宋电话，我噙着眼泪想：一定要去南京看望陈老师……

这个愿望在心里软软湿湿地酝酿着，一晃到了2007年的12月22号。在南京老市区的一座老居民楼里，我沿着一条狭窄的楼梯走上二楼。看到高马得先生遗像的那一天，老先生过世恰好三个月零一天。

陈老师披一方羊毛大披肩，身板挺直，笑容里含着一股爽朗大气。《于丹·游园惊梦》的责任编辑祝安顺抱着五十本书放在客厅里。陈老师对我说：“来，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

那是高马得先生戏曲人物画精美的大画册、陈老师和高先生各自的书画作品集，甚至还有他们家公子的作品……我又是感动又是惶恐，坐在陈老师身边细说从头。

画册在手，一页一页翻过去，千回百转的管弦丝桐袅袅漾起，水墨翩翩，渲染出的每一个瞬间都带着一出生死悲欢。

陈老师说：“想不到你这样爱戏，这样懂他的画。”起身去了里屋，再出来时手中多了一幅已经装裱好的画，竟是高先生真迹“惊梦”一幕：点点落红簇着柳梦梅柳枝在手，杜丽娘娇容半掩，欲语还休。听见陈老师说：“老先生在世时，很少卖画，遇到喜欢他的画又较投缘的人，就送给人家。这幅画也是他自己特别喜欢的，我做主，送给你了。”

我无语凝噎。陈老师虽然爽朗，但不是张扬的人，话依然淡淡的：“我找张宣纸给包起来吧，别蹭了剐了。”回头一见我已经泪流满面，便进卫生间从暖壶里倒水，热热的手巾

交到我手上：“过把手巾吧。”

这是一句地道的北京话。陈汝勤老师在江南生活了大半个世纪，乡音不改，听得我心中所有暖意都从眼里汨汨涌出，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狭小的客厅里站着坐着许多人，竟都沉默，噙泪的眼睛含笑的眼睛望向同一个地方：马得先生仙风道骨，一把雪白长髯飞扬着朗朗大笑。整个相框包不住他的气场，隐约觉得他的笑声震得一面墙簌簌的，返响在我们每个人的指尖和发梢上。陈老师静静地问：“他是活明白了，真是明白，什么事都看得开……”

九十岁，比耄耋更长；他的心，比神仙还远。他笑得透朗豪迈，身前身后，留一把舒卷浩荡的真气温暖世人。

方寸小，幽梦长。马得先生一支健笔，点染遍红氍毹上生旦净末丑，泼洒成悲欢离合情。他和这些个名字是有缘分的，所以一提起故事，便懂得背后的因由。恰如“牡丹亭上三生路”，寻寻觅觅而来，纵未谋面，也是相逢。

马得先生与昆曲的相逢，用的是丹青；我与马得先生的相逢，凭的是文字。身为晚生后学，谨在此向马得先生在天之灵叩首致敬。我想我不该再洒泪了，因为老人家一定还是朗声大笑着的。

深夜翻看陈汝勤老师的画作，看到她的简历，恰好与我的妈妈同龄。

谨在此深深鞠躬！

“牡丹亭上三生路”。

牡丹亭游园圖



牡丹亭 · 游园（一）